

# 小说之道是对现实睁大想象的双眼

□石华鹏

小说是一个世界,它平行于我们的现实世界。想象一下,我们把世界上所有小说摆放到一起,假使有人全部读过,那他体验的将是一个多么庞大而有趣的世界。我们会发现,这些小说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彼此呼应的独立世界——小说的艺术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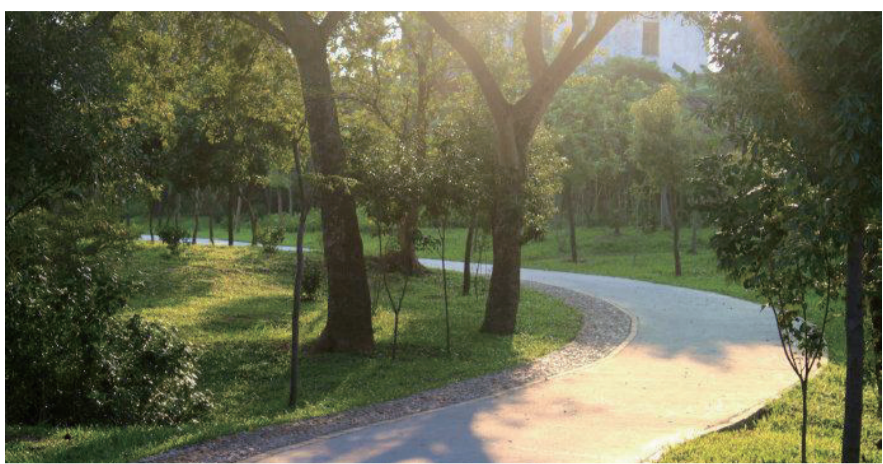
小说世界与我们的现实世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关系:是太阳与月亮的关系——彼此独立、彼此映照;是人与镜子的关系——既真实又虚幻;是猴子与井底之月的关系——捞起的是精神的月亮。所以,小说写作的根本在于如何处理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包括小说家获取现实、洞察现实、想象现实的能力。现实庞大、复杂而无序,小说是解释这种庞大和复杂且使之有序化。美国小说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说:“写作就是为了假装自己获得了对世界的通晓。”将现实世界艺术化的过程即小说诞生的过程。在过分现实的世界里,艺术或艺术化是稀缺的,所有的艺术都是走在走进现实,继而逃离现实,并期待某一刻超越现实的路上。今天谁也无法回避和逃避的一个事实是,新现实、新经验层出不穷,它们如海啸、如雪崩、如山洪、如泥石流一般向我们奔涌过来,让我们无从可逃,必须面对。这一事实的发生源于两个因素: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剧,人们向城市聚集,紧密地挨在一起,人多事便多;二是信息传播技术发达,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在制造信息、传播信息。于是造就了一个新现实、新经验漫天飞舞的信息时代。

对“吃瓜群众”来说,新现实、新经验形成的信息狂潮,成为他们狂欢的风口浪尖,每个人都成为信息富翁和意见领袖,有自己固执而分明的看法和价值观,每一尾信息的鱼儿都在信息的海洋中追逐,有的为名利,有的为存在感。对作家来说,新现实、新经验催生出新现实主义的写作浪潮。新现实主义写作的最大挑战(当然也是魅力)在于,在巨大而繁复的现实和经验的压力下,杀出一条写作的艺术路来。

这些年来,诗歌活动非常活跃,诗歌文本也是蜂拥出现。但不可否认,诗歌的读者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多。这当然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产品多样化、传播媒介多元化的背景有关。但是,我们也要反思诗歌创作本身存在的问题。诗人和学者们在谈论诗歌的时候,大多是从诗歌的结构、技巧、语言等微观视角进行探讨。诗歌的时代性和人民性,强调得不够。

我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阻碍诗歌艺术发展、造成诗歌艺术受众面窄的最根本问题,就是诗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大多没有处理好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的问题,也就是没有更多地关注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问题。一些诗人在写作中多局限于自我的个性体验,割断了诗歌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有些诗人只考虑怎么写的问题,较少去考虑写什么的问题,甚至有的诗人把诗歌写作当成一种词语的游戏。试想,这样写出来的诗歌作品,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广大读者还有什么阅读的必要性?

诗歌创作既要表现诗人独有的情怀,也要走出个体的小世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诗人应当有社会良知,有一颗对故乡、祖国、人民的炽热的爱心,保持对时代、社会、人类的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只注意社会生活化的表象,我们更要注意社会精神与民众道德,避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怎样才能写好诗,让



海德格尔说,诗之道就是对现实闭上双眼。我们想说,小说之道不仅是对现实睁大双眼,而且眼中还要迸发出面对现实的想象之光。

我认为,当下新现实主义写作的困境有两个:一个是如本雅明所说,“经验虽然异常发达,但值得讲述的经验却在减少”;二是如以色列小说家埃特加·凯雷特所说,“如何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即如何忠实或离开眼前的现实,又逼近内心的现实?

太过现实或者被沉重的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是我这个职业读者对当下小说的观感。翻开一部小说,我们就得强迫自己适应作者的“耐心”和“细密”——他不慌不忙、事无巨细、从头至尾、交代铺垫、枝蔓丛生、脚踏实地地将一个故事往下写,一写便几万字、十几万字甚至几十万,读者脆弱的一点注意力和耐心被绝对的“现实题材”和忠诚的“现实主义”消耗殆尽,只得将小说弃之一边。

难道我们的作家不懂得给沉重的现实插上想象的轻盈翅膀让它飞起来吗?当然懂得,只是如乔治·斯坦纳所说,“作家们的想象力已经落后于花哨的现实”了,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作家们的想象力跑到哪里去了。在这种沉闷的“现实”中,有一天我读到了不为中国读者所热衷的埃特加·凯雷特的短篇小说集《突然,响

起一阵敲门声》,我才发现,想象力匮乏不仅是作家创作的难题,外国作家也如此。凯雷特在小说《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中写了一个作家被三个人逼在家里,拿枪指着,让他给“老子讲个故事”。最先是一个瑞典人,拿枪让作家讲故事,作家开始讲:“两个人坐在房间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一个问卷调查员进来了,他也是来让作家讲故事的,但当讲到“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时,一个送披萨的人进来了,三个人都拿着武器听故事。作家清了清嗓子,重新讲起了故事:“四个人坐在一个房间里。天气很热。他们感到无聊,空调坏了。其中一个人说想听故事,第二个人也跟着说想听故事。接着,第三个人……”“这不是故事。”那位问卷调查员抗议道,“你说的完全就是眼前的事,完全就是我们想要逃避的现实。拜托,不要像垃圾车倒垃圾那样,把现实倒到我们身上。运用你的想象力,哥们儿,编个故事出来!”作家再次开始讲,他说,有个作家孤零零地坐在房间里,他想写个故事。他已经很久没有写出故事了。他怀念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的感觉……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这则故事想象力爆棚,它更像一则隐喻,隐喻的是

我们眼前的现实:读者对作家的抗议——“不要像垃圾车倒垃圾那样,把现实倒到我们身上”;作家的困惑——很久没写出有想象力的故事了。

不管怎么说,作家需要用想象力让沉重的现实轻盈起来,轻如翅膀,而非羽毛。这一点很难,不难,写作又有什么意思呢?埃特加·凯雷特借《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中的“作家”说:“无中生有就是凭空捏造,是毫无意义的,任何人都能做到。但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则意味着,这个新事物一直都是真实存在的。它存在于你的内心,作为新事物的一部分被你发现了,而整个新事物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有中生无——埃特加·凯雷特说的就是想象力。

对现实的处理能力决定小说写作成败,诸多出色的写作为对新现实、新经验的处理提供了可能。比如对现实的处理方式就有两种成功尝试,一是强化现实,使之更加有力,更加传奇、残酷,比如英国小说家麦克尤恩就是一位强烈的现实主义写作者,他的《水泥花园》《坚果壳》等均为此类;二是弱化现实,使之更加日常、琐碎,表达向内转向,比如加拿大小说家门罗,她是日常精致的心理现实主义写作,细腻而深刻,她的《逃离》《多维世界》等即是此类。

本雅明在80多年前说,新闻只存在于成为新闻的那一刻,而故事和小说是消耗不尽的,“小说的诞生是孤独的一个人……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其深度和广度不可量度地带向极致。小说在生活的丰富性中,通过表现这种丰富性,去证明人生的深刻的困惑。”无论何种现实主义写作,本雅明所说的都是小说应该抵达的现实。



## 新诗写作要体现时代性和人民性

□刘晓平

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的神灯。在创作中,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当前的一些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和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诗人们既要在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体验上下功夫,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倘若诗人懂得把笔抛在人的心坎上,便永远不会与人性脱离,诗歌就能像迅捷的向导一样,毫不费力地穿越人类所有的边界。

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强调的是独有的个性体验,共性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体验和语言,去表现具有社会性的对象与内涵。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应时刻保持自省,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当前的一些诗人要么缺钙,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轻飘飘的,远离生活的本质;要么玩“捉迷藏”,把神圣的诗歌艺术当作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这样的诗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在一种自己酿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谓的诗歌艺术,诗人们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结果是人们把他们遗忘。小说家何立伟的中篇小说《一个诗人的世俗生活》中,主人公哑马写有一首诗叫《遗忘》:“我

将被黑暗带走/就像深沉的夜带走它的流星/由此我不会被人提起/我的脸在时间中模糊,犹如岁月/那些将我遗忘的人/会记住我写下的诗行:/我行走之时,通体发光/但我只是照亮了自己”。我读完这部小说后,很自然地想到:诗人的创作不应该只照亮自己。诗歌艺术的本质是反映生活、提炼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违背了这一本质,就是违背了诗歌艺术规律。

回顾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呼唤自由之诗,还是抗战时期的反映抗争之诗,亦或是新时期的歌颂理想之作,都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气象。近40年来,不少诗人还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抒写和反映,体现了很好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记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心灵史。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只是表现了生活的表象,是简单的事项罗列,还上升不到诗歌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与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能顾此失彼。

总之,诗人有以诗歌照亮社会、照亮人生的责任。诗人要在创作中反映火热的新时代生活,用诗歌艺术的光芒去照亮时代和人民。也就是说,诗人们要以充满独特个性体验的诗作,去反映具有共性的时代精神和人民生活,在社会公共空间中彰显诗性的光芒。

## 《梅川序跋》的文献学价值

□宫立

2020年上海书展新推出的《梅川序跋》收入了陈子善自2015年起所写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类序跋。它们如唐棣的《晦庵书话》一样,“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集学术性、史料性与趣味性于一体。

陈子善作为上海人,在上海生活、学习和工作,始终关注上海的文化态势与文学艺术生产的方方面面。他曾在《上海文学》主持过一个漫谈老上海的专栏,编有《夜上海》《摩登上海:三十年代洋场百景》,著有《迪昔辰光格上海》。在他看来,介绍作家在上海常去的电影院、咖啡馆、老饭店、旧书摊,梳理在上海创办的书店、文学社团、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出版机构,关注哪些重要作品在上海刊登或出版,绘制“上海文学生活地图”和编辑《文学·上海·日历》,形成一份生动别致的“上海文学生活志”,将有助于还原上海文学史现场,把握上海过去和现在的文化空间,再现文学之上海。

陈子善并非只关注上海文学,鲁迅、周作人、茅盾、朱自清、郁达夫、戴望舒、邵洵美、苏青、丰子恺、梁实秋、穆时英、徐志摩等数十位浙江籍现代作家他都关注过,著有《浙江籍》。他在《自序》中说:“现代作家祖籍何处,生于何处,长于何处,他们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求学过程和生活经历,与他们的创作有无关,如有,又是怎样的关联,这些问题都很值得研究。”的确如此,作家的家世、学习、感情、生活在作家的文学创作中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命题。此外,关于周作人、梁实秋、郁达夫、徐志摩,他不仅编过不少书,还著有《双子星座:管窥鲁迅与周作人》《说徐志摩》等。陈子善不但关注大陆文学,还关注港澳台文学,编过《未能忘情:台湾暨海外学人散文》《你一定要看董桥》等,著有《一瞥集:港澳文学杂谈》。

版本、书信、日记、集外文、作家的文学活动都是陈子善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关注的焦点。

陈子善为徐自豪策划、自印的《金介甫致符家钦书信》作序,不但将金介甫英文著作《沈从文传》的五种简体中译本作了对照,而且充分肯定了这本书信集在研究沈从文研究史、研究沈从文其人其文以及研究《沈从文传》中译本诞生过程的文献价值。这篇序言提醒我们:作家作品存在不同版本,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学术专著)同样存在版本问题,一样值得研究;文学作品的出版过程值得关注,学术成果的诞生过程同样值得梳理。

陈子善在为《近代日记书信丛考》作序时,强调了日记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家的日记,如不是刻意文饰,往往比后来的回忆可靠,却是有许许多多‘隐秘角落’,有待有心人的爬梳和发掘”。他在为《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作序时,提醒青年史料研究者在从事集外文和集外书信整理与研究时,要有敏锐的文学史视野,要有准确的学术判断和扎实的文本分析能力。

《梅川序跋》还为我们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或相关研究给予了不少启示。

关于施蛰存的小说,更多的研究者把大部分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他的“心理分析”小说,但实际上他的历史小说也值得深入研究。陈子善在为日译本《施蛰存的小说》作序时,不但高度评价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创作,还关注到施蛰存有创作“古事长篇小说”《销金锅》的想法,并且当时的《良友图画杂志》还刊登过这部小说的预告词。单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王富仁与柳凤九主编的8卷本《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大系》就收录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等50位现代作家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历史小说多达175篇,由此可知中国现代作家创作历史小说并不只是个例,而是蔚为大观。鲁迅有过写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的打算,曹禺有过写历史剧《李白和杜甫》的设想,汪曾祺有过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的写作计划,这提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时,不单要关注那些已经公开发表的历史小说,也要关注这些未能问世的历史小说,也要探究一下鲁迅、施蛰存、汪曾祺等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计划为何夭折,同时提醒我们,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但要关注作家的经典作品,还要全方位地深入研究作家,从而全面地呈现作家文学创作的丰富性。

在为《孙大雨译文集》作序时,陈子善不但梳理了孙大雨翻译莎士比亚尤其是翻译《黎黎王》的经过,而且对胡适、徐志摩在孙大雨翻译莎士比亚剧作中所起的作用作了细致分析,发现了孙大雨的集外文《(罕姆莱德)跋》。陈子善的这篇序可以引发我们不少思考,比如孙大雨译莎的韵文体具有怎样的特色,他与朱生豪、梁实秋的翻译又有何不同?田汉、朱湘、徐志摩、曹禺、吴兴华、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等译者在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史上究竟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陈子善身为学院派,但他与民间文学爱好者、史料爱好者关系也非常紧密,并且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工作。他没有忽视民间史料爱好者的点滴发现,反而多次在自己主编的学术刊物《现代中文学刊》上发表他们的文章。与此同时,陈子善还对民间收藏的史料极为关注。他为王鹏的《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作序时,提示我们,“民间收藏是公家收藏极为重要的补充,对学术研究也是极为有力的推动和促进”。的确如此,学术研究看的是成果,新的发现,作者的身份并不是决定因素。无论是民间史料爱好者的研究成果,还是民间收藏的珍稀文献,都应引起学院派足够的重视。

陈子善将自己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体验和省察融入到了序跋中,翻看《梅川序跋》,读完这一篇篇接地气而又见其真性情的趣文,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新的愉悦,还有新的感悟”。



广告

品位纯正的文学 气质新潮的文学 性情温暖的文学

主编手记 第三种主编…… 范晓波

新名家 追赶出租车的女人…… 塞壬

原聚散文 黄其龙 蔡瑛 于燕青 廖文格 苏敏 昌婵 何立文 余继聪

魅力小说 白头鹤(中篇)…… 王小华 秘密的哥哥(短篇)…… 余同友 迎春花儿开(短篇)…… 王威 十点半的地铁(短篇)…… 李萍萍 小鞋子(短篇)…… 程相松

香樟诗会 路也 津渡 樟树林:吴乙一 高坚 黑小白 李道芝 肖建华 陈健君 王超 林水文 谢晓峰 王智勇 李树侠 王笑风 李风 吕继斌 柴薪 落凤 季风向 蒋艳 刘建群 张泽欧 杨胜应 谢直云 黎业东 欧阳红苇 穆穆 韩宗夫 张雷

朗读者:宋晓杰 王占斌

发现家园 达子姐的生命同盟…… 徐观潮

写作课 激活经验世界的无限玄机…… 古邦

文学圈 乐平…… 刘华

每逢单月1日出版。主管、主办:江西省文联。地址:330046 江西省南昌市八一一大道371号。电子信箱:xh371@163.com。电话:0791-86263230。定价:8.00元。邮发代号:44-13。

鍾山 (双月刊) 邮发代号28-3 全年180.00元

《鍾山》长篇小说(半年刊) 邮发代号28-310 全年80.00元

2021年双刊征订

2021年第1期目录

中篇小说 我曾为世界彻夜不眠(组诗)…… 喻言 过往…… 艾伟 思帝乡…… 王晓燕 袁世凯的语言战略…… 王彬彬 书中人…… 阿微木依萝 给艳娥的信或世界末日…… 刘国欣

短篇小说 生…… 西元 半生雪…… 丁东亚 海底没有美人鱼…… 傅慧

诗与诗人 试着赞美…… 十八须 张执浩的诗…… 张执浩 钢铁是怎样炼成爱情(十三首)…… 梁平

我刊电子版,常年接受征订,欲了解详情,请登陆《鍾山》网站:www.zhongshanazhi.com

您还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通过微信了解和购买本刊。

官方微信

欢迎邮购

款寄:210019 南京梦都大街 50号钟山编辑部收,免邮资。务必写清您的姓名、邮编、通讯地址和邮购内容。联系电话:025-86486038。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2021年第二期要目

现实中国 向肥胖宣战!(报告文学)…… 长江 作家气榜 素材(短篇小说)…… 刘庆邦 把素材化为对人的教育和洗礼(评论)…… 梁鸿雁 好看小说 恐婚时代(中篇小说)…… 虢楚 老陶然(中篇小说)…… 房晓 飞鸟(短篇小说)…… 温新阶 香气扑鼻(短篇小说)…… 赵仁庆 火球(短篇小说)…… 无为 零下生活(小小说四篇)…… 刘国强 新人自荐 暴雨前的奇幻漂流(短篇小说)…… 周哲 支离破碎的母亲(点评)…… 张宇 天下中文 京都冬食(散文)…… 肖复兴 走在两伊边界(散文)…… 方丽娜 发现与隐藏(散文)…… 钟月玄晖

桐花令(外一篇)…… 高亚平 真情写作 时间里的母亲(散文)…… 胡学文 在那鲜花盛开的地方(散文)…… 李商 简素的诗(组诗)…… 简素 为他的侧影打一束光(组诗)…… 贾浅浅 农民工画卷(组诗)…… 涂代祥 文化观察 【“文化经典,怎样影响你的人生”征文选登】 《红楼梦》:我的文学引路人…… 郭梅 宛见山青水白…… 李子燕 “活着”之上…… 沈学 爱尔兰的“文学之都”——都柏林…… 李双学

敬告读者:本刊每期正文208页,全部彩色印刷,装帧精美,每册定价15.00元,全年12期定价180.00元。本刊2021年杂志仍可订阅,定价不变,请读者们及时到当地邮局订阅,也可到《北京文学》微店或杂志社(http://www.zazhipu.com)订购或购买本刊。本刊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邮发代号:M428;地址: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邮编:100031;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官方微店 官方微信